



册府元龜  
卷之四百十  
至十二



13  
849  
135





43  
849  
135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七十一

壁壘

夫石城湯池著於神農之教固闢重閉載乎春秋之  
訓誠以守禦之設所以保民管屯之利繇是制勝故  
司戎律遏外侮者莫不務焉三代以來乃有扞戎豸

册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四百一

一



備鄰敵討疆寇懷新附審其勢勝防其侵軼收合離散繕完守備因地而占其利先人而奪其心築壘以爲固環營而入保繇是軍聲雄震士氣兼倍整武經而惟叙圖戰功而允集克寧封守以安生聚斯蓋治戎之要道備豫之善教者歟

周南仲爲將帥宣王之時北有獫狁之難命南仲往築城於朔方爲軍壘以禦北狄之難

晏弱爲齊大夫齊侯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

陽以偪之

東陽齊境上邑

遂圍萊滅之

孟獻子

仲孫襄也

爲魯大夫襄公二年七月會晉荀盈宋

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於戚謀鄭故也

鄭文公五年謀討之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

虎牢鄭舊邑今屬晉

知武子

荀盈也

曰善冬復會於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如獻子謀

蕪頗爲趙將軍秦王既攻趙使蕪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趙軍築壘而守之

趙奢爲趙將秦伐韓軍於闕與趙王令奢將救之軍

壘武安西

屬魏郡

秦軍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奢

堅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



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壘成

漢郭蒙高帝初爲城將將築城兵也

公孫敖爲因杆將軍武帝太初元年遣敖築塞外受降城

後漢吳漢爲大司馬建武中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光武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抗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取來攻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里餘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

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岑彭爲征南大將軍南擊秦豐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彭乃潛兵渡沔水擊其將張揚於阿頭山大破之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爲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預爲之備出兵迎擊之豐敗走

段紀明爲護羌校尉破羌將軍時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紀明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夏紀明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十五里遣田晏夏



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晏等大戰破之紀明不欲令  
 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西縣屬天水郡結木為柵廣二十步  
 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晝夜上西  
 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  
 人上東山紀明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羗走因與愷等  
 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

虞詡為武都太守既到郡羗眾萬餘攻圍赤亭數十

赤亭故城在渭州羗退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眾賊繇是

敗散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壘百八十所招

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

魏婁圭字子伯漢末從太祖為大將建安十六年太

祖征馬超於關中軍於渭南賊衝突營不得立地又

純沙不勝版築子伯說太祖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

以水灌之湏臾冰堅如鐵石功不達曙百堵斯興雖

金湯之固未能過也太祖從之比明已就

張遼為盪寇將軍陳蘭梅成以氏六縣叛太祖遣于

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偽降禁禁

還成遂將其眾就蘭轉入瀟山瀟中有天柱山高峻

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

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



得其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

于禁爲平虜校尉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太祖與戰不利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開行求太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未至太祖所道見十餘人被劊裸走禁問其故曰爲青州兵所刦初黃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寬之故敢因緣爲畧禁怒令其衆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爲賊乎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遽走詣太祖自訴禁旣至先立營壘不時謁太祖或

謂禁青州兵已訴君君宜促諸公辯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爲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諳訴何緣徐鑿塹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太祖悅

劉馥爲楊州刺史馥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爲戰守備

鄧艾爲征西將軍脩治障塞築起城塢泰始中羌虜大叛頻殺刺史涼州道斷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築塢焉

蜀諸葛亮爲丞相建興五年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



石馬七年冬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十二年亮悉大衆繇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亮疾病卒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

李嚴爲都護建興四年春自永安還駐江州築大城

今邑郡故城是

張嶷爲越雋太守嶷以郫郫宇頽壞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

晉羊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

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

杜預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孫皓旣平預還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

祖逖爲鎮西將軍東討石勒乃營繕武牢城城北臨黃河西接成臯四望甚遠逖恐武無堅壘必爲賊所襲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汝陽太守張敞新蔡內史周闔率衆築壘

宋毛脩之爲河南河內二郡太守行四州事戍雒陽



脩治城壘高祖既至案行善之

南齊周山圖爲寧朔將軍漣口戍至暹漣水築西城斷魏軍騎路亦以漚田又於石鼈立陽平郡梁曹景宗爲右衛將軍魏軍攻徐州詔景宗援之填邵陽洲立壘與魏城相去百餘步魏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橐皆爲大眼所畧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渡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築大眼率衆來攻景宗與戰破之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謂爲趙草城是後恣芻牧焉大眼時遣抄掠輒反爲趙草所獲

帝獻爲左將軍南郡太守時會司州刺史馬仙琕北伐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獻督衆軍援馬獻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柵衆頗譏其示弱獻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是時元英復追仙琕將復邵陽之耻聞獻至乃退

陳徐度爲鎮北將軍高祖永定三年率衆城南皖口後魏于栗磾明元時爲河內鎮將宋高祖之伐姚泓也栗磾慮其北擾遂築壘河上親自守焉禁防嚴密斥堠不通裕甚憚之不敢前進

薛拔父瑾爲安西將軍真君中蓋吳擾動闕右薛永



宗屯據河側太武親討之乃詔拔糾合宗鄉壁於河際斷二寇往來之路事平除中散賜爵永康侯

刁雍爲征南大將軍薄骨律鎮將真君九年雍表曰臣聞安不忘危先聖之政也况綏服之外帶接邊城防守不備無以禦敵也臣鎮所綰河西爰在邊表寧懼不虞平地積穀實難守護其人散居無所依恃脫有妖姦必致狼狽雖欲自固無以得全今求造城儲穀置兵備守鎮自建立更不煩官又於三時之隙不令廢農一歲不訖三歲必成立城之所必在水陸之次大小高下量力取辦詔許之至十年三月城訖詔

曰卿深思遠慮憂勤盡智今城已周訖邊境無不虞之憂千載有永安之固朕甚嘉焉卽名此城爲刁公城以旌爾功也

北齊潘樂文宣時鎮河陽破西魏將楊標等持帝以懷州刺史平監等所築城深入敵境欲棄之樂以軹關要害必須防固乃更脩理增置兵將而還  
崑山王演天保五年八月奉詔與上黨王渙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等率衆於雒陽西南築伐惡城新長城巖城河南城九月文宣親自臨幸欲以致周師慕容儼天保末爲楊州行臺與王貴顯侯子蓋將兵



衛送蕭莊築郭默若耶二城與陳新蔡太守魯悉達戰大蛇洞破走之

斛律羨爲幽州道行臺僕射以比虜屢犯邊須備不虞自庫堆戍東距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斷谷起嶂並置立戍邏五十餘所

段韶爲武衛將軍蒞并州武平二年正月出并州道築威敵平寇二城而還清河王岳之克郢州執司徒陸法和韶亦預行築魯城於新蔡立郭默戍而還獨孤永業爲雒州刺史宜陽深在敵境周人於黑間

築城成以斷糧道永業亦築鎮以抗之治邊甚有威信

王俊爲雒州刺史河南道行臺左丞皇建中詔於雒州西界掘長塹三百里置城戍以防間諜斛律光爲太子太保河清二年四月光率步騎二萬築勳掌城於軹西仍築長城二百里置十三戍又與周將齊國公宇文憲申國公獮跋顯敬相對一旬光置築統關豐化二城以通宜陽之路其冬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華谷龍門二城與顯憲敬等相持憲等不敢動光乃進圍定陽仍築南汾城置州以逼



之

後周達奚武以大將軍鎮玉壁武乃量地形勝立樂昌胡營新城三防齊將高苟子以千騎攻新城武邀擊之悉虜其衆

王思政爲驃騎將軍鎮弘農思政以玉壁地在險要請築城卽自營度移鎮之遷并州刺史仍鎮玉壁於是脩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以守禦者皆具焉弘農之有備自思政始也後爲荊州刺史自武關以南延袤一千五百里置三十餘城並當衝要之地

帝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鎮玉壁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剪欲當其要處置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卽畢旣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



齊王憲天和四年九月率衆於宜陽築崇德等城

云一

劉雄爲齊王憲府掾從  
憲出宜陽築安義等城

宇文盛爲大宗伯與柱國王傑從齊王憲東討時汾州被圍日久憲遣盛運粟以給之仍赴姚襄城受憲節度齊將段孝先率兵大至盛乃力戰拒之孝先退乃築大寧城而還

隋郭榮爲大冢宰宇文護中外府水曹叅軍時齊寇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爲二城孤迥勢不相救謀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祖孝先攻陷姚

襄汾州二城惟榮所立者獨能自守榮以功授大都督又以稽胡數爲寇亂使榮綏集之榮於上郡延安築周昌弘信廣安招遠咸寧等五城以遏其要道稽胡繇是不能爲寇

李穆仕周爲大司空持節綏集東境築武申旦郭慈澗崇德安民交城鹿盧等諸鎮

唐王方翼爲安西都護高宗朝安撫大食使裴行儉之討遮旬也詔以方翼爲副行儉軍還方翼始築碎葉鎮城立四面十二門皆屈曲作隱伏出沒之狀五



旬而畢西域胡夷競來觀之因獻方物  
張仁愿神龍中爲朔方軍總管先是朔方軍與突厥  
以河爲界河北岸有拂雲神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  
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而後渡河時突厥默啜盡  
衆而擊突騎施娑葛仁愿請乘其虛奪取漢南之地  
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太  
子少師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守黃河今於寇境  
築城恐勞人費功終爲賊虜所有建議以爲不便仁  
愿上請不已中宗竟從之仁愿表留年滿鎮兵以助  
其功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擒之悉斬于

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俱就以拂雲  
祠爲中城與東西兩城相去各四百餘里皆據津濟  
遙相應接北拓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  
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寇  
掠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初建三城不置壅門及卻敵  
戰格之具或問曰此邊城禦賊之所不爲守備何也  
仁愿曰兵法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卽當併  
力出戰迴顧望城猶湏斬之何用守備生其退慙之  
心也其後甞元楷爲朔方軍總管始築壅門以備寇  
議者以此重仁愿而輕元楷焉



郭元振先天元年爲朔方軍大總管始築定遠城以爲行軍會集之所至今賴之

哥舒翰爲隴右節度築神威城於青海上旋爲吐蕃所破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上有白龍見遂名龍應城吐蕃自此遁逃不復近青海

李懷光爲邠寧節度頻歲率師城長武以處軍士城據原首臨涇水俯瞰東道吐蕃自是不敢南侵爲西邊要防矣

馬燧爲河東節度使建中四年涇原軍叛燧以晉陽王業所起度都城東平易受敵時天下騷動北邊數

有警乃西引晉水架汾而城之東瀦以爲池寇至計省守備者萬人汾水環城多爲池樹柳以固隄城益固

李晟爲神策軍使討朱泚始至渭橋以逼泚表築城以爲固德宗許之

劉昌爲涇原節度使貞元四年築連雲堡七年又城平涼以扼彈箏峽口命徒庀事旬日而畢詔曰平涼當四會之衝居北地之要劉昌請城於茲分兵保戍實以遏其要衝保寧邊鄙平涼固原州屬縣在原州西一百五十里令昌董率諸軍城之度支饋運浹辰



而畢仍分兵戍之地當走集得守固之要器械糧穀頗豐而人安焉三月昌新築胡谷堡名曰彰信堡在平原西三十五里李元諒為隴右節度使貞元四年初築良元城距城築臺上設連弩為城守而益固無幾又進築新城以據便地虜每寇掠輒擊却之涇隴繇是又安虜深憚之

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於彭原置義方渠馬嶺等縣選險要之地以為烽堡又上疏請復置鹽州及洪門碓原等鎮各置兵防以備蕃寇朝廷皆從之緣邊軍

州安悅

楊朝晟為邠寧節度使奏方渠合道木波皆賊路也請城其地以備之詔問湏兵幾何朝晟奏曰部下兵自可集事不煩外助復問新築鹽州凡興師七萬今何其易也朝晟曰鹽州之役咸集諸蕃戎盡知之今臣境近虜若大興兵即蕃戎來寇寇則戰戰則無暇城矣今請密發軍士不十日至寨下未三旬而功畢蕃人始知已無可奈何帝從之事畢軍還至馬嶺吐蕃始乘障數日而退

郝玘為臨涇鎮將以臨涇地居險要當虜要衝白其



帥曰臨涇草木豐茂宜畜牧西蕃入寇每屯其地請完壘益軍以折虜之入寇前帥不從及段佑節制涇原深然其策元和三年佑請築臨涇城朝廷從之仍以爲行涼州詔玘爲刺史以戍之自是西蕃入寇不過臨涇初佑請城臨涇詔麟遊靈臺良原崇信歸化等五鎮並脩整士馬犄角相應臨涇城直涇州西北九十里實險要之鎮從前因循不脩嘗爲犬戎所保其界有青石嶺嶺多美土每軍人耕獲屢爲蕃寇掠奪佑請脩築議者是非相半佑決城之功畢時方以爲大利扼川口要害塞上至今賴焉

杜佑爲淮南節度使在揚州開設營壘三十餘所士馬脩葺

張弘靖爲河中尹請脩古舜城許之

烏重裔爲淮汝節度使征淮西奉詔脩賈柵堡

李光進爲振武節度使元和八年七月請脩東受降城兼理黃河防堰

李光顏爲邠寧節度使元和十五年奏脩築鹽州城畢

李祐爲夏州節度使長慶四年奏於蘆子關北木瓜嶺朔築堡柵以捍黨項之衝其壁壘屋並出當軍財



方不別請錢祐於塞外凡築五城烏延宥州臨塞陰河淘子而宥州烏延皆方廣數里尤居要害蕃戎畏之遷滄州節度使奏抽管內百姓一萬人於黃河北築城

李元喜爲安南都護寶曆元年上言請移城於江北岸圖其形勢上之制可之

張惟清爲振武軍節度使請戶部錢一十四萬貫充脩築東受降城

王承元爲鳳翔節度使於汧陽縣西北八十里築新城一所賜額爲臨汧城鳳翔西接涇原無山谷之險

吐蕃繇是徃徃入寇故承元奏於衝要築壘分兵千人以守之又鳳翔城東商旅所集居人多以烽火相驚承元奏益城以環之

李泳爲振武軍節度使太和四年七月上言先管內脩雲伽關畢功并進畫圖一軸又奏差兵馬一千人赴雲伽關守

牛僧孺爲武昌節度使江夏城客土散惡難立垣墉每年加板築賦菁茅以覆之吏緣爲姦蠹弊綿歲僧孺至計茅苫板築之費歲十餘萬卽賦之以博當苫築之價凡五年墉皆甃葺



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脩邛峽關城及移雋州於臺  
登城  
牛藜爲西川節度使咸通六年四月藜奏於蠻界築  
新安城遏戎州功畢時詔南蠻入寇姚雋陳許大將  
顏復戍雋州奏築二城其年秋六姓蠻攻遏戎州爲  
復所敗退去

高駢爲西川節度使蜀土散惡成都北無垣墉駢乃  
計每歲完葺之費斲之以博雉堞是完堅

梁趙珣爲忠武軍節度使陳州土壤卑踈每歲壁壘  
摧圮工役不逮珣遂營度力用以斲周砌四墉自是

### 無淋潦之虞

高季興爲荆南節度使荆南舊無外壘季興始城之  
楊師厚爲襄州節度使先是漢南無羅城師厚始興  
版築周十餘里郭郭完壯

後唐李存進初爲建武軍節度使天復十九年王師  
討張文禮於鎮州關寶李嗣昭相次不利而歿存進  
代嗣昭爲招討進營東垣度峽濬爲壘沙土散惡垣  
壁難成存進斬伐林樹板築旬日而就賊不能寇  
李存賢權典沁州先是州當賊境不能保守乃南去  
故州一百五十里據險立柵爲法所以聚州民已歷



十餘年及存賢至郡復繕故州時獨有壞舍三間因召州民鋤草萊除荆棘結茅為舍漸濬城壕未半年間故州完集

李存審為蕃漢馬步總管天祐十六年正月城德勝夾河置禦捍之備

馬殷為湖南節度使同光三年八月奏增築岳州城趙德鈞為幽州節度使同光末於閻溝築城以戍兵守之因名良鄉縣自是稍息虜寇自幽州東十里外州人不敢樵牧後德鈞又於州東五十里故潞縣擇潞河築城以兵守之而近州民方敢耕稼自擄破傷

隱禿餒之後德鈞又於其東築三河城以遏虜寇三河接薊州有漕運之利初聚工興築虜騎遮我糧廩云此我疆界安得設板築德鈞以禮責之出師將擊虜乃退去故城守堅完到今為形勝之要

王晏球為北而招討副使天成二年九月奏准宣差兵士築城於閻溝店初詔城良鄉復設壁於此蓋取

豎涿之中塗以備鮮卑之抄掠也  
西方鄴為夔峽節度天成元年十月奏瞿城峽口增脩寨柵

楊漢章為雲州節度使天歲四年奏鑄築寰州城池



張廷翰為冀州刺史廣順元年八月奉詔幸白丁脩武疆深州城隍

周李重進為淮南道行營招討使顯德二年十一月上言淮宣夾淮城正陽下蔡功畢仍以圖上進

揚信為壽州節度使顯德四年四月奉詔發部肉丁夫廣壽州新城

丹府元龜

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七十二

間諜

周禮士師掌士之八成其三曰邦諜蓋反間之作舊矣乃若用兵貴於伐謀臨敵重於制變揣其情狀離其親信多方以誤見機而作計成於詭譎事出於權道此所以未戰而屈人以奇而取勝者也春秋戰國

丹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四十一



干戈日尋故其縱謀遣覘多尙詐力漢魏而下本兵柄者亦有深衷密畫巧法潛運用能摧勁敵剪大姦夷克殘樹勲烈非心術之精妙軍志之詳練又曷能因時而合變哉

伯嘉爲羅大夫楚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彭水在新城昌

魏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廵數之羅熊姓國在宜城縣西山

中復徙南郡枝江縣諜伺也廵徧也

子元爲楚令尹子元楚王之弟也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

秩之門桔秩鄭遠郊之門也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

丘許昌東北有桐丘城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諜間也幕帳也

子罕爲宋司城宋以武公諱司空爲司城子罕載公子樂喜也陽門之介夫

死陽門宋國名介夫甲衛士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

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

殆不可伐也覘視也孔子聞之曰義哉覘國乎善知其微詩

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救猶助也雖微晉而巳天下孰能

當之微猶非也

田單齊諸田疏屬也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潛王出奔

巴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單走安平今之東令安平也

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木而傳鐵籠故得脫東保卽墨

卽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單曰安平之戰



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與樂毅有隙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泣涕其欲出戰怒自十倍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單所亡七十餘城皆復

公子無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知之趙奢為趙將秦伐韓軍於闕與趙王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為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宣軍武安西

屬魏郡在邯鄲西

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



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關與非趙地也奢既以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關與之圍而歸

范雎為秦昭王相王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在滏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廉

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雖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軍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

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以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乃挾詐而盡坑殺之李牧為趙將嘗居代鴈門備匈奴多間謀

王翦為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御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翦恐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三月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王遷及其



將顏聚遂滅趙

漢陳平初為漢王護軍中尉項羽圍漢王於滎陽城  
 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弗聽平曰顧楚有  
 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夫鍾離昧龍且周殷之  
 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  
 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  
 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  
 斤予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  
 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  
 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

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舉鼎俎而來

卽陽驚曰以為亞夫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

具進楚使去餽肉更以惡草之具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

夫亞夫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夫亞

夫聞項王疑之乃大怒疽發背而死高帝七年被匈

奴冒頓圍於白登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闕氏

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危欲獻之闕氏畏其奪

已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其

有也於是匈奴開出一角得突出

後漢馮異為孟津將軍與河內太守寇恂合勢以拒



更始將李軼朱鮪河南太守武勃等異乃遣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觀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季文軼字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四方分裂異姓並起是故蕭王首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英雋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

功古人轉禍為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始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光武兄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生死之約同榮佑之計今軼守雒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臯已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有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引軍渡河與勃戰於士鄉下大破



斬勃獲首五十餘級軼又隄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

堅鐔為揚化將軍與諸將攻維陽而朱鮪別將守東城者反間私約鐔晨開上東門鐔與建義大將軍朱

祐乘朝而入與朱鮪大戰武庫下

建始殿東有太倉倉東有武庫藏兵

之所殺傷甚眾至旦食乃罷朱鮪由是遂降

魏賈詡為執金吾參太子司空軍事太祖後與韓遂

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並求任子詡以為

可偽許之太祖乃用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軍以

大敗

蔣濟為丹陽太守為太子丞相主簿初蜀將關羽既

降于禁斬龐德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

司馬宣王及濟以為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

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太祖

如其言權聞之即引兵西襲江陵羽遂見擒

蜀諸葛亮為丞相益州牧初孟達之降魏也領魏新

城太守達連吳固蜀潛結中國亮惡其反覆又慮其

為患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

謨詐降過儀因泄其謀



吳胡綜爲侍中兼左右領軍時魏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綜乃僞爲質作降文三條其一曰天綱弛絕四海分裂群生憔悴士人播越異寇所加邑無居民風塵煙土徃徃而處自三代以來大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處時無方繫於土壤不能翻飛遂爲曹氏執事戎役遠處河朔天衢隔絕雖望風慕義思托大命媿無因緣得展其志每徃來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南戶受覆燾英雄俊傑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

樂在歸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聞吉日龍興踐阼恢弘大猷整理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戈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知今日未足以踰臣質不勝昊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及託降叛間關求達其欲所陳載列于左其二曰昔伊尹去夏入商陳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遺名後世世主不謂之背誕者以爲知天命也臣昔爲曹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骨肉恩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之任總河北之軍當此之時志高望大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



之亡後嗣繼立幼冲統政讒言彌興同儕者以勢相害異趣者得間其言而臣受性簡畧素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爲邪議所見構會招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真者保明其心世亂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橫受無辜憂心孔疚如履冰炭昔樂毅爲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卽位疑奪其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蓋畏功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爲名託叛南詣宣達密計時以倉卒未敢便有章表使光口傳而已以爲天下大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吳復誰此方

之民思爲臣妾延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少加信納常以河北承望王師欵心赤實天日是鑒而光去經年不聞咳嗽未審此意竟得達否瞻望長嘆日月以幾魯望高子何足以喻又臣今日見待稍薄蒼蠅之聲綿綿不絕必受此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質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所傳多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構讒見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有罪之日自當奔赴鼎鑊束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橫見譖毀將有商鞅白起之禍尋爲事勢去亦



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爲樂毅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陛下推古况今不疑惟於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伍員奉已自效不敢徼倖因事爲利然今與古厥勢不同南北悠遠江湖隔絕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忘志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於外各自爲政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虛空綱紀毀廢上下並昏想前後數得降叛具聞此門兼弱攻昧宜應天時此實陛下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泗據有下

邳荆揚二州聞聲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勢一連根芽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州不敢徹守許雒餘兵衆不滿萬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深思而熟計乎及臣所在旣自多馬加諸羗胡嘗以三四月中美草時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得二十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士來就馬耳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相容虛實今此間實羸易可先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丕定洪業使普天一統下令臣質建非嘗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其三口



丹府元龜 問諱  
昔許子遠舍袁就曹規畫計按應見納受遂破袁軍  
以定曹業向使曹氏不信子遠懷疑猶豫不決於心  
則今天下袁氏有也願陛下思之間聞界上將閻浮  
趙揖欲歸大化唱和不速以取破亡今臣款受其命  
若復懷疑不時舉動令臣孤絕受此厚禍卽恐天下  
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下思  
之皇天后土實聞其言此文卽流行而質已入爲侍  
中矣

陸遜爲上大將軍右都護鎮荊州時魏江夏太守逮  
式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  
協遜聞其然卽假作荅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  
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  
衆相近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  
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雒由是吏士不復親  
附遂以免罷

潘濬字承明爲太嘗五溪蠻夷叛亂濬督諸軍討之  
時濬姨兄零陵蔣琬爲蜀大將軍或有間濬於武陵  
太守衛旌者云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欲有自託之計  
旌以啟大帝大帝曰承明不爲此也卽封於表以示  
於濬而召旌還免官



周魴爲鄱陽太守加昭義校尉被命密求山中舊族  
名帥爲北敵所聞知者令譎挑魏大司馬楊州牧曹  
休魴荅恐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  
乞遣親人齎牋七條以誘休其一曰魴以千載微幸  
得備州民遠隔江川敬恪未顯瞻望雲景天實爲之  
精誠微薄名位不昭雖懷焦渴曷緣見明狐死首丘  
人情戀本而逼所制奉覲禮達每獨矯首西顧未嘗  
不寤寐勞嘆展轉反側也因隙宄之際得陳宿昔之  
志非神啟之豈能致此不勝翹企萬里託命謹遣親  
人董岑邵南等託叛奉牋時事變欲列於別紙惟明

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遠民之趣永令歸命者有所  
戴賴其二曰魴遠在邊隅江汜分絕恩澤教化未蒙  
撫及而於山谷之間遙陳其所懷懼以大義未見信  
納夫物有感激計因變生古今同揆魴仕東吳郡始  
願已獲銘心立報永矣無貳豈圖頃者中被橫譴禍  
在漏刻危如投卵進有離合去就之宜退有誣罔枉  
死之咎雖志行輕微存沒一節顧非其所能不悛然  
敢緣古人因知所歸拳拳輸情陳露肝膈乞降春天  
之潤哀拯其急不復猜疑絕其委命事之宣泄受罪  
不測一則傷慈損計二則杜絕向化者心惟明使君



遠鑒前世矜而愍之留神所質速賜祕報魴當候望  
舉動俟須響應其三日魴所代故太守廣陵王靖往  
者亦以郡民爲變以見譴責靖勤自陳釋而終不解  
因立密計欲北歸命不幸事露誅及嬰孩魴旣目見  
靖事且觀東主一所非薄燼不復厚雖或暫舍終見  
剪除今又令魴領郡者是欲責後效必殺魴之趣也  
雖尙視息憂惕焦灼未知軀命竟在何時人居世間  
猶白駒過隙而嘗抱危怖其可言乎惟當陳愚重自  
披盡懼以卑賤未能采納願明使君少垂詳察忖度  
其言今此郡民雖外各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

欲復爲亂之日魴命訖矣東主頃者潛部分諸將圖  
欲北進呂範孫韶等入淮全琮朱桓趨合肥諸葛瑾  
步騭朱然到襄陽陸議潘璋等討梅敷東主中營自  
掩石陽別遣從弟孫奐治安陸城脩立邸閣輦資運  
糧以爲軍儲又命諸葛亮進指闕西江邊諸將無復  
在者方畱三千所兵守武昌耳若明使君以萬兵從  
皖南首江渚魴便從此率屬吏民以爲內應此方諸  
郡前後舉事垂成而敗者由無外援使其然耳若北  
軍臨境傳檄蜀城思詠之民誰不企踵願明使君上  
觀天時下察人事中參著龜則足昭往言之不虛也



其四曰所遣董岑部南少長家門親之信之有如兒子是以特令齋牋託叛爲辭目語心計以宣唇齒骨肉至親無有知者又已勅之到州當言往降欲北叛來者得傳之也魴建此計任之於天若其濟也則有生全之福邂逅泄漏則受夷滅之禍嘗中夜仰天告誓星辰精誠之微豈能上感然事急孤窮惟天是訴耳遣使之日載生載死形存氣亡魄爽恍惚私恐使君未深保明岑南二人可留其一以爲後信一齋教還教還故當言悔叛還首東主有嘗科悔叛還者皆自原罪如是彼此俱塞永無端原懸命西望涕筆俱

下其五日鄱陽之民實多愚勁師之赴彼未卽應人倡之爲變聞聲響忭今雖降首盤節未解山棲草藏亂心猶存而今東主圖興大衆舉國悉出江邊空曠屯塢虛損惟有誰刺姦耳若因是際而騷動此民一旦可得便會然要恃外援表裏機邪不爾以往無所成也今使君臣從皖道進任江上魴當從南對岸歷口爲應若未徑到江岸可任百里上令此間民知此軍在彼卽自善也此間民非苦饑寒而甘兵寇若於征討樂得北屬但窮困舉事不時見應尋受其禍耳如使石陽及青州諸軍首尾相銜牽綴往兵使不得



速退者則善之善也魴生在江淮長於時事見其便利百舉百捷時不再來敢布腹心其六曰東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陽今此後舉大合新兵并使潘濬發夷民人數甚多聞豫設科條當以親羸兵置前好兵在後攻城之日云欲以羸兵填塹使卽時破雖未能然是事大趣也私恐石陽城小不能久畱任兵民使君速垂救濟誠宜疾密王靖之變其鑿不遠今魴歸命非復在天正在明使君耳若見救已往則功可必成如見救不時則與靖等同禍前彭綺時聞旌麾在逢龍此郡民大小歡喜並思立效若畱一月日間事當

大成恨去電速東得增衆專力討綺綺始敗耳願使君深察此言其七曰今舉大事自非爵號無以勸之乞請將軍侯印各五十紐郎將印百紐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紐得以解授諸魁帥獎厲其志并乞請幢麾數十以爲表幟使山兵吏民目瞻見之知去就之分已決承引所救畫定又彼此降叛日月有人關狹之間輒得聞知今之大事盡宜神密若省魴賤乞加隱秘伏知智度有嘗防慮必深魴懷憂震灼啟事蒸仍乞未罪惟魴因別爲密表曰方北有遁寇因阻河雒久稽王誅自擅正朔臣曾不能吐竒舉善上以光賁



洪化下以輪展萬一憂心如擣假寐忘寢聖朝天覆  
含臣無效猥發優命勅臣以前誘致賊休恨不如計  
令於郡界求山谷魁帥爲北賊所聞知者令與北通  
臣伏思惟喜怖交集竊恐此人不可卒得假使得之  
懼不可信不如令臣譎於休爲便此臣得已經年之  
冀願逢值千載之一會輒自督勵竭書頑蔽撰立牋  
草以誑誘休者如別紙臣知無古人單復之術加卒  
奉大畧忝蒙狼狽懼以輕愚忝負特施豫懷憂灼臣聞  
唐堯先天而天弗違博詢芻蕘以成盛勳朝廷神謨  
欲必致休於步度之中靈贊聖規休自送使六軍囊

括虜無孑遺威風電邁天下幸甚謹拜表以聞并呈  
牋草懼於淺局追用悚息彼報施行休果信魴帥步  
騎十萬輜重滿道徑來入皖魴亦合衆隨陸遜橫截  
休休幅裂无解斬獲萬計魴初建密計時頗有郎官  
奉詰詔問諸事魴及詣部郡門下因下髮謝故休聞  
之不復疑慮事捷軍旋帝大會諸將歡宴酒酣謂曰  
君下髮載義成孤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帛加禪  
將軍賜爵關內侯又賊帥董嗣負阻劫鈔豫章臨川  
並受其害吳粲唐咨嘗以三千兵攻守連月不能拔  
魴表乞罷兵得以便宜從事魴遣間諜受以方策誘



相州元氣  
間諜  
卷之四十一  
狙殺嗣嗣弟怖懼詣武昌降陸遜乞出平地自改爲  
善由是數郡無復憂

丁奉爲右大司馬左軍師寶鼎三年皓命奉與諸葛  
靚攻合肥奉與晉大將軍石苞書構而間之苞以徵  
還  
晉魏瓘爲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  
護烏桓校尉於時幽并東有務桓西有力微並爲邊  
害瓘離間二虜遂致嫌隙於是務桓降而力微以憂  
死朝廷加其功賜一子亭侯

杜預爲鎮南大將軍督荊州旣至鎮繕兵甲耀威武  
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  
據要害之地耻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  
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  
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  
以成傾蕩之勢

劉琨爲并州刺史領匈奴中郎將劉元海時在離石  
相去三百里許琨密遣離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  
元海甚懼遂成蒲子而居之

李矩爲冠軍將軍領河東平陽太守劉聰遣從弟暢  
討矩矩軍夜襲之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暢僅以身



免先是聰使其將趙固鎮維陽長史周振與固不協  
密陳固罪矩之破暢也帳中得聰書勅暢平矩訖過  
維陽收固斬之便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即斬振  
父子遂率騎一千來降矩還令守維  
後周楊標爲太祖行臺左承仍率義徒更爲經畧於  
是遣諜人誘說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正平河北南汾  
絳建三州太寧等諸城並有請爲內應者大軍因攻  
而拔之標行正平郡事左丞如故

韋孝寬爲宣武將軍南兖州刺史東魏將段琛堯傑  
復據宜陽遣其楊州刺史牛道嘗扇誘邊民孝寬深  
患之遣諜人訪獲道嘗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爲落  
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送之琛營琛得書果  
疑道嘗其所欲經畧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阻日出  
奇兵掩襲擒道嘗及琛等隋澠遂清後孝寬爲標騎  
大將軍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  
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  
故齊動靜朝廷皆知時有王帥許盆孝寬度以心  
膺令守一戍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諜取之俄而  
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時比齊斛律光在汾北  
孝寬忌光英勇及作謠言令間諜漏其文於鄴曰百



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

光字

又日高山不催自摧櫛

樹不扶自豎齊臣祖珽穆提婆與光有隙因續之曰  
育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  
於路提婆聞之以告後主乳母陸令萱令萱以饒舌  
斥已也育老翁謂珽也遂相與協謀以謠言啟後主  
誅光武帝聞之始有滅齊之意竟平其國

達奚武為東秦州刺史時齊神武趣沙苑太祖遣武  
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  
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  
法者徃徃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

焉遂破之

李遠為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每厚撫  
境外之人使為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  
被誅戮者亦不以為悔其得人心如此

隋陰壽為幽州總管寶寧舉兵反壽討之寶寧奔于  
積此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寶寧遣其子僧伽  
率輕騎掠城下而去尋引契丹靺鞨之民求攻道昂  
苦戰連日乃退壽患之於是重購寶寧又遣人陰間  
其所親任者趙世謨王威等月餘世謨率其眾降寶  
寧後走契丹為其麾下趙修羅所殺北邊遂安



長孫晟爲奉車都尉以突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各握強兵上書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陳突厥強弱形勝高祖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爲欽敬禮數甚優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及間旣行果相猜貳授軍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爲鄉道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迴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

發八道元帥分兵拒之阿波至涼州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爲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卽致敗此乃突厥之耻豈不內愧于心乎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爲衆所崇阿波不利爲國生辱攝圖必當因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此牙矣願自度量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若喪兵負罪歸咎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聞阿波懷貳乃掩比牙盡復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帥千餘萬東擊攝圖故地收散卒數



萬與攝圖相反阿波頰勝

賀若弼鎮壽州時江南尚阻江都人來護兒住白土村密邇江岸嘗令護兒為間諜授大都督平陳之役護兒有功焉

趙仲卿為朔州總管突厥啟民可汗求婚高祖許之仲卿因是間其骨肉遂相攻擊開元七年啟民窘迫與隋使長孫晟投通漢鎮仲卿率騎千餘援之達頭不敢逼達頭赤可汗號潛遣人誘至啟民所部至者二萬餘家

裴矩為黃門侍郎大業中煬帝遣將築伊吾城令矩

共往經畧矩又白狀令反間射匱潛攻處羅後處羅為射匱所迫竟隨使者入朝後以本官領武賁郎將詔護北番軍事矩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將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為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矩又言於帝曰突厥本淳易可離間但由其內多有群胡盡皆桀黠教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尤多姦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下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蕃內多作交關若前來者即得好物胡悉貪而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盡驅六畜星馳爭進莫先互市矩伏



兵馬邑下誘而斬之詔報始畢日史蜀胡悉忽領部落走來至北云背可汗請我容納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當共殺今已斬之故令往報

唐李靖爲兵部尚書貞觀中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靖爲代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二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趣惡陽嶺以逼之突利可汗不虞於靖見官軍奄至於是大懼相謂曰唐兵若不傾國而來靖豈敢孤軍而至一日數警靖候知之潛令間諜離其心腹其所親康蘇密來降四年靖進擊定襄破之獲隋齊王諫之子楊正道及煬帝蕭后送于京師

可汗僅以身遁

竇靜貞觀中爲夏州都督值突厥攜貳諸將出征多詣其所靜知虜虛實乃潛令人間其部落郁射所部鬱孤尼等九俟斤並率衆內款

劉師立簡較岐州都督陳代吐谷渾之策朝廷未之許師立又遣使間其部落多其降附裂其地爲開橋二州

蕭嵩開元中爲河西節度判涼州事時悉諾邏恭祿威名甚振嵩乃縱及間於吐蕃言其與中國潛通贊並遂召而誅之



王忠嗣天寶初爲靈州都督是歲北伐與奚戰于桑乾河敗之大虜其衆時突厥葉護新有內難忠嗣盛兵磧口以威懷之烏蘇末施可汗倔强不降忠嗣乃縱反間於拔悉密拔悉密與葛邏祿回訖三部落攻末施可汗走之忠嗣出兵伐之取其石廂而歸其西葉護反毗伽可汗妻可敦勇西殺葛臘唆率其部落千餘帳入朝

曹王臯大曆中鎮江西先是牙將伊慎討崇梁義摧鋒陷敵李希烈意欲縻之慎以計遁歸臯始至鍾陵大集將吏得慎而壯之拔爲大將繕理舟師希烈懼慎爲曹王所任遣慎七曲之甲詐爲慎書行間焉臯宗遣中使卽以詰之臯乃抗疏論雪上章未報會賊兵沂江來寇臯乃召慎勉之令戰大破三千餘衆朝廷始信其不二

冊府元龜

將帥

卷之四百一十一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七十三

仁愛 得士心

仁愛

蓋夫德以施惠制勝之攸先仁者佐賢謀帥之斯允  
故慈愛之用著於治戎寬簡之德彰於御衆古之善  
爲將者何莫由斯也已固有務兼撫納存乎恩信形



惻隱於官次表忠恕於心術解衣推食以卹吏士救  
寒振餒以濟黎氓給醫藥以赴創病設棺斂以藏暴  
露至使殊俗歸嚮窮民安集愛之如父母薰之如椒  
蘭不幸云亡如失所怙追懷遺德久而彌篤自非其  
中心誠信於士大夫又豈可驅而致哉

漢李廣為前將軍及自到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

皆為垂泣

班固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  
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  
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段會宗元帝竟寧中以杜陵令五府舉為西域都護  
騎都尉光祿大夫西域敬其威信三歲後為鴈門太

守數年坐法免西域諸國上書願得會宗成帝陽朔  
中復為都護後以安輯烏孫病死烏孫中城郭諸國  
為發喪立祠

後漢來歙光武時為中郎將建武中歙率馮異等平  
隴西既而人饑流者相望歙乃傾倉廩轉運諸縣以  
賑贍之於是隴西遂安而涼州流通焉

馬成建武中為楊武將軍屯營山中山以備北邊在  
事五六年光武以成勤勞徵還京師邊人多上書求  
請者復遣成還屯

馬援建武中為伏波將軍討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



徵二嶠南悉平所過輒為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

竇固明帝永平初為奉車都尉屯涼州在邊數年羌胡服其恩信有羌胡見客炙肉未熟人人長跪前割之血流指間進之於固固輒為啗不穢賤之是以愛之如父母

耿秉章帝時為度遼將軍禩事七年匈奴懷其恩信匈奴聞秉卒舉國號泣或至梨面流血

割也音力私反

梨即癸字古字通用也勢

鄧訓為護羌校尉羌胡俗耻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

自刺訓聞有因病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及訓卒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僞僞嘆息曰此義也乃釋之遂家家為訓立祠每有疾病輒就請禱求福

曹褒和帝永元中為射聲校尉營舍有停棺不葬百餘所褒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



來絕無後者褒愴然爲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

袁紹爲大將軍督冀青幽并四州牧軍敗後發病嘔血死紹爲人政寬百姓德之河北士女莫不傷悲市巷揮淚如喪其親

魏孫禮齊王時爲伏波將軍楊州刺史時吳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侵寇禮躬勒衛兵禦之賊衆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疋禮爲死事者設祀哭臨哀號發心皆以絹付亡者家無以入身

蜀馬忠爲鎮南大將軍處事能斷威恩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

吳范慎爲武昌左都督慎自恨久爲將遂託老耄軍戀之舉營爲之隕涕前將軍領青州牧愛養吏士贍護六親俸祿朱桓爲前將軍領青州牧愛養吏士贍護六親俸祿產業皆與共分桓疾困舉營憂感大帝赤烏元年卒吏士男女無不號慕

晉羊祜爲衛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及薨南州人征而日聞祜喪莫不號慟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

成都王穎爲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旣迎天子反



正遂自歸鄴盧志言於穎曰黃橋戰亡者有八千餘人既經夏暑而露骨中野可爲傷惻昔周王葬枯骨故詩云行有死人尙或埋之况此等致死王事乎穎乃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爲衣服斂祭塋于黃橋北樹枳籬爲之營域又立都祭堂刊石立碑紀其赴義之功使亡者之家四時祭祀有所乃表其門闕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河內溫縣埋藏趙王倫戰死士卒萬四千餘人穎以前在陽翟與彊賊相持久百姓創瘼饑餓凍餒宜急賑救乞差發郡縣車一特運河北邸米十五萬斛以賑陽翟饑人

祖逖爲鎮西將軍領豫州刺史及卒豫州士女若喪考妣

唐彬領護烏丸校尉坐事檻車徵彬付廷尉以事直見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爲立碑作頌

劉弘爲鎮南將軍荊州刺史南蠻校尉弘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愍之乃謫罰主者遂給韋袍複帽轉以相付溫嶠爲江州刺史都督平南將軍及薨於武昌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

褚裒爲征討大都督徐兗青楊豫五州諸軍事穆帝



永和五年卒遠近嗟悼吏士哀慕之

前燕陽裕為慕容皝大將軍左司馬士大夫流亡羈

絕者莫不經營收葬存恤孤貧

宋劉敬宣為冠軍伐蜀譙縱送毛璩一門諸喪其妻

女并文處茂母及與諸士人喪柩浮之中流敬宣皆

拯救之

檀道濟為高祖北伐前鋒至雒陽凡拔城破壘俘四

千餘人議者為應戮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

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夷感悅相率歸之者甚

衆

劉劭為寧朔將軍會豫州刺史殷琰反假劭輔國將

軍討之及琰開門請降劭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內

士民秋毫無所失百姓感悅咸曰來蘇百姓生為立

碑

王玄謨為平北將軍都督徐州刺史時北土饑饉乃

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賑之

衡陽王義季為荊州刺史都督荆湘八州諸軍事隊

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克養遂斷不食肉義季哀其

志給豐母白米二斛錢一千并制豐噉肉

南齊曹虎為右衛將軍形幹甚毅善於誘納日食荒



客常數百人

梁裴邃爲將少言笑沈深有思畧爲政寬明能得士  
居身方正有威重將吏憚之少敢犯法及其卒也淮  
淝間莫不流涕以爲邃不死雒陽不足拔  
韋叡京兆杜陵人爲冠軍將軍江南太守行郢府事  
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口垂十萬閉壘經年疾疫死  
者十七八皆積屍於牀下而生者寢處其上每屋輒  
盈滿叡料簡隱卹咸爲營理於是死者得埋塋生者  
反居業百姓賴之後爲平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  
史初叡起兵鄉中客陰雙光泣止之及叡還爲州雙

光道候叡笑謂之曰若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  
十頭叡於故舊無所遺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  
假板縣令鄉里甚懷之

陳荀朗初仕梁爲豫州刺史以侯景之亂入援臺城  
據山寨自守景開府宋子仙不能尅時京師大饑百  
姓皆於江外就食朗更招致部曲解衣推食以相賑  
衆至數萬人

華皎爲文帝都尉及帝平杜龕仍配以人馬甲仗猶  
爲都護御下分明善於撫養時兵荒之後百姓饑饉  
皎解衣推食多少必均



後魏李神雋爲前將軍荊州刺史時寇賊之後城外多有露骸神雋教令收葬之

崔巨倫莊帝時爲假節中堅將軍領東濮陽太守假  
魏虜將軍別將時河北紛擾人士避賊多任郡界歲  
儉饑乏巨倫傾資贍恤務相全濟時類高之

北齊婁昭從神武入雒交州刺史樊子鵠反以昭爲  
東道大都督討之子鵠旣死諸將勸昭盡誅其黨昭  
曰此州無狀橫被殘賊其君是怨其人何罪遂皆捨  
焉

魏郡王獻爲定州刺史文帝詔令領山東兵築長城

先是役徒罷作任其自返丁壯之輩各自先歸羸弱  
之徒棄在山北加以饑病多致僵殞獻於是親帥所  
部與之俱還配合州鄉部分營伍督帥監領強弱相  
持遇善水草卽爲停頓分有餘贍不足賴以全者十  
三四焉

趙彥深爲東南道行臺尚書徐州刺史爲政尚恩信  
爲吏人所懷多所降下所營軍處士庶追思號趙行  
臺頓

後周張軌魏末爲鎮遠將軍時穀糴踊貴或有請貸  
官倉者軌曰以私害公非吾宿志濟人之難詎得相



違乃賣所賜衣物糴粟以賑之

王傑武帝建德初除江州總管傑少從軍旅雖不習吏事所歷州府咸以忠恕爲心以是頗爲百姓所慕丁翼自陝入九曲攻拔造簡等諸城徑到雒陽齊雒州刺史獨孤永業開門出降河南九州三十鎮一時俱下襄陽民庶等喜復見翼並壺漿塞道尋卽除雒懷等九州諸軍事河陽總管尋徙豫州總管陳將魯天念又圍光州聞翼到汝南望風退散霍州蠻首田元顯負險不賓於是送質請附陳將任蠻奴悉衆攻顯立柵拒戰莫有離心及翼還朝元顯便叛其得殊

俗物情皆此類也

唐瑾從于謹平江陵衣冠士伍並沒爲僕隸瑾察其才行片善者輒議免之賴瑾獲濟者甚衆時論多焉隋劉方高祖仁壽中爲交州道行軍總管討交州李佛子之亂時長史敬德亮從軍尹州疾甚不能進留之州館分別之際方哀其危篤流涕嗚咽感動行路其威惠如此論者稱爲良將李景爲柱國右武衛將軍煬帝使營建遼東戰其於北平遇賊見害契丹秣羯素感其恩聞之莫不流涕幽燕人士于今傷惜之



名振夜襲鄴俘其男女千餘人悉放遣之鄴感其仁有乳汁者九十餘人悉放遣之鄴感其仁

劉仁軌爲帶方州刺史鎮守百濟經福信之亂合境凋殘僵屍相屬仁軌始令收斂骸骨瘞埋并祭賑貸貧乏存問孤老條錄戶口

郭子儀玄宗天寶末爲朔方節度使討安祿山拔趙郡生擒四千人皆捨之

李復德宗貞元初爲容管招討使先時西京叛亂前後經畧使征討反者獲其人皆沒官爲奴婢配作坊

重役復乃令訪其親屬悉歸還之

高崇文憲宗元和初統神策軍牙劉闢于西川衣冠隱者皆匍匐衙門請命重文條奏全宥之

朱忠亮元和中爲涇原節度使涇上舊俗多賣子忠亮以俸錢贖而還其親者約三百人

晉趙杜禮爲晉昌節度使或賑人之急時論賞之

周趙暉爲鳳翔節度使太祖廣順二年上言王景崇叛亂時殺戮饑死骸骨除先有使臣埋瘞外令坊曲坑井聚十八車埋瘞祭奠

得士心



傳曰師克在和又云德以施惠戰所由克古之良將  
率由茲道以至身犯寒暑不敢先裘蓋衆未食飲不  
敢言饑渴周旋撫馭甘苦同之孜孜焉唯恐乎徇己  
之私而失人之心也用能親若父兄隨如臂指始乃  
欣然景附願屬麾下終亦爭先爲用奮不顧死繇是  
摧堅却敵每多成績其或投於亡地固守心誠結義  
寢深卒無離叛迨夫兵盡勢窘不忍捨去肝腦塗地  
靡有悔恨又復過更增戀遺愛難忘尊奉感涕發於  
誠欵至有新兵甫集同人烏合激勵忠憤開示恩信  
折服英毅樂爲我使斯又智畧之速達也

吳起爲魏將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  
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  
爲母曰非然也往年起嘗吮其父父戰不旋踵遂死  
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文侯以起盡能得士心以爲西河守拒秦韓  
秦末田橫爲齊王漢韓信灌嬰平齊地橫亡走梁歸  
彭越漢滅項籍後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居海島  
中高帝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旣至尸鄉廐置遂自  
剄高帝以王者禮葬橫旣葬其客二人穿其冢旁皆  
自剄餘尙五百人在海中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



知田橫能得士也

漢袁盎為隴西都尉仁而愛士士卒皆為致死

李廣歷北平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轉分其麾

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將兵之處見水土卒不盡飲不

近水土卒不盡殮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為用

李陵為驍都尉將步卒五千人出居延至浚稽使麾

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

帝甚喜

韓威延壽之孫仕至將軍亦多恩信能拊眾得士死

力

蓋寬饒宣帝時為衛司馬寬饒初拜未出殿門斷其

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

其飲食居處有病疾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

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帝臨饗罷衛卒

得代當歸者也

衛卒

數千人者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

更猶今言上番也

以

報寬饒厚德帝嘉之

後漢馮異初隨光武為偏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

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

多之

耿秉為征西將軍擊匈奴秉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



候明要誓軍陳立成士卒樂為死不詳當時然鄧訓章帝時將黎陽營兵屯狐奴建初六年遷護烏

桓按尉黎陽故人多攜將老幼樂隨訓徒邊訓故吏最貧羸

者舉國念訓嘗所服藥此州少乏又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去推鹿車於碓陽市藥還過趙國易陽並

載青泥一車上至黎陽訓其得人心如是

段紀明為破羗將軍征羗每行軍仁愛士卒疾者親自贍省手為裹瘡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勤苦故皆樂為死戰

皇甫嵩為右中郎將平黃巾郵士卒甚得眾情

臧洪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

言惟恃臧洪當來救洪聞之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兵

又從袁紹請兵馬求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遂旋

滅洪由是怨紹絕不相通紹與兵圍洪於東武陽城

中糧盡外無援救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

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

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

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為郡將之故自致

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

無所復食主簿啟內厨米三斗請稍為饘粥饘糜也洪

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為薄糜徧班士眾又殺其愛妾



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  
魏曹真爲大將軍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爲用  
張耽爲中郎將性勇銳而善撫士卒軍中皆爲用命  
鮑信爲破虜將軍厚養將士居無餘財士以此歸之  
夏侯霸爲右將軍屯隴西其養士和戎並得其歡心  
諸葛誕爲征東大將軍旣死麾下坐不降皆爲司馬文王所戮數百人拱手爲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時人比之

田橫

吳孫瑜字仲異堅弟靜之子以恭義投尉始領兵衆是時兵客諸將多江西人瑜虛心綏撫得其歡心建安末領丹陽太守爲衆所附至萬餘人加綏遠將軍孫歆爲邊將數十年養士卒得死力

凌統爲偏將軍統以山中人尙多壯悍可以威信誘也帝令東占且計之統素愛士士亦慕焉得精兵萬餘人

陳修爲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時將新兵多有逃叛而撫循得意不失一人大帝奇之拜爲投尉



黃蓋爲丹陽都尉姿貌嚴毅善於養衆每所征討士卒皆爭爲先

陸抗爲大將軍旣誅步闡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嘗故得將士歡心

陳表父武從擊合肥戰死表以父死敵塲求用爲領兵五百人表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愛附樂爲用命而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雖死無辭廷尉以聞大帝以表能得健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

表以狀聞帝竒之欲全其名特爲赦明誅戮其黨遷表爲無難右部督

徐平字伯先遷武昌左部督傾心接物士卒爲盡力甘寧爲折衝將軍開與有計畧能厚養健兒士亦樂爲用命

晉王濬爲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舉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及伐吳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



稽紹爲侍中河澗王顥成都王穎舉兵向京都以討  
長沙王又大駕次于城東又宣言於衆以討曰今日  
西討欲誰爲都督乎六軍之士皆曰願稽侍中戮力  
前驅死猶生也遂拜紹使持節平西將軍

劉群字公度琨之子少拜廣武侯世子隨父入晉陽  
遭逢寇亂數領偏軍征討性清慎有裁斷得士類歡  
心

郗鑒爲龍驤將軍兖州刺史鎮鄒山時荀藩用李述  
劉琨用兒子演並爲兖州各屯一郡以力相傾闔州  
編戶莫知所適又徐龕石勒左右交侵日尋干戈外

無救援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終無叛者  
二年衆至數萬元帝就加輔國將軍都督兖州諸軍  
事

賈定字彥度愍帝時爲驃騎大將軍少有志畧器望  
甚偉見之者莫不悅附特爲武夫之所瞻傾願爲致  
命  
周訪爲安南將軍善於撫納士衆皆爲致死桓宣監  
沔中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鍾襄陽十餘年間石季  
龍再造騎攻之宣能得衆心每以寡弱距守論者以  
爲次於祖逖周訪



韓璞爲張寔司馬寔知劉曜逼遷天子遣璞等赴國  
難及璞次南安諸羌斷軍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  
璞殺駕牛饗軍泣謂衆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  
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乎曰諾乃鼓譟進  
戰會張閬率金城軍繼至夾擊大敗之斬級數千  
慕容翰廡庶長子也作鎮遼東高句麗不敢爲寇善  
撫接愛儒學自士大夫至于卒伍莫不樂而從之  
宋沈文秀爲青州刺史魏軍圍城文秀善於撫御將  
士咸爲盡力每與虜賊戰輒摧破之掩擊營砦往無  
不捷明帝進文秀號輔國將軍被圍三年外無援軍

士卒爲之用命無離叛者日夜戰鬪甲冑生蟻蝨遂  
爲虜所陷

十天興領東掖防關隊從臧質救懸瓠劉興祖守白  
石並率所領隨之魏兵退遷領輦後第一隊撫卹士  
卒甚得衆心  
朱修之孝武初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修之  
在政寬簡士衆悅附  
梁鄧元超爲平南中兵參軍每戰必捷勇冠當時敢  
死之士樂爲用命者萬有餘人  
陳慶之爲南北司豫州都督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



善撫軍士能得其死力  
馬僊琕為將與士卒同勞逸戰多尅捷士卒亦甘心  
為之用

向僧祐為車騎將軍時西魏寇至以僧祐為都督城  
東諸軍魏軍四面起攻百道齊舉僧祐親當矢石晝  
夜督戰獎勵將士明於賞罰衆皆感之咸為致死所  
向摧殄賊莫敢前  
王操為大將軍時明帝出頓紀南操撫循將士莫不  
用命

昌義之為護軍將軍性寬厚為將能得人死力及居

藩任吏人安之

陳魯悉達梁元帝時為仁威將軍江州刺史及敬帝  
卽位王琳據有上流留異余孝頃周迪等所在蠶起  
悉達撫綏晉熙等五郡甚得民和士卒皆樂為之用  
後魏遼西公意烈子道武以宗親委之心腹明元踐  
祚除渤海太守吏人樂之轉平原鎮將得將士心  
崔寬為鎮西將軍拜陝城鎮將二嶠地險民多寇劫  
寬性滑稽誘接豪右宿盜魁師與相交結傾衿待遇  
不逆細微是以能得民庶歡心莫不感其意氣  
周幾為宋兵將軍率雒州刺史于栗磾以萬人襲陝



城卒于軍軍人無不情之

源子雍爲夏州刺史時沃野鎮人破維汗披陵首爲  
反亂所在蠶起紀萬逆胡與相應接子雍嬰城自守  
城中糧盡煮馬皮而食之子雍善綏撫得士之心人  
人戮力無有離貳

卒纂爲輔國將軍善撫將士人多用命

房士達爲濟南太守永安末爾朱兆入維刺史蕭贊  
爲城民趙維周所逐城內無主維周等以士達鄉情  
所歸乃就郡請之命攝州事

劉藻爲雍城鎮將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

誘駿奴戍主詔曰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敘  
在任八年遷離城鎮將北齊慕容儼爲開府鎮郢州  
梁大都督侯頡任等約率水陸軍來攻城中食少糧  
運阻絕無以爲計唯煮槐楸桑葉并紵根木芒葛艾  
等草及帶筋角等物而食之人有死者卽取其肉火  
別分噉唯留骸骨儼備申令將士信賞必罰分甘同  
苦死生以之自正月至於六月人無異志

宋顯爲西兗州刺史勇決有氣幹簡御左右咸能得  
其心力

段韶爲武衛將軍長於計畧善於御衆得將士之心



臨敵之日人人爭奮

王琳在梁爲湘州刺史琳果勁絕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群盜平侯景之勲與社寵俱爲第一恃寵縱暴於建業王僧辯禁之不可懼將爲亂啟請誅之琳亦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前赴湘州身輕上江陵將行謂納等曰吾若不反子將安之咸曰請死相報泣而別及至元帝以下吏而使廷尉卿黃羅漢大府卿張載宣諭琳軍陸納等及軍人並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繫黃羅漢殺張載載性深刻爲帝所信荊州疾之如讎故納等

因人之欲抽其腸繫馬脚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鬻割備五刑而斬之元帝遣王僧辯討納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武陵王兵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啟申琳罪請復本位求爲奴婢元帝乃鑱琳送長沙時納兵方出戰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以示之納等投戈俱拜舉軍皆哭曰乞王郎入卽出及放琳入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本位陳霸先殺僧辯琳車敗降齊爲驃騎大將軍楊州刺史陳將吳明徹來寇與戰大敗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魏帝令便赴壽陽并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明徹



進兵圍之堰淝水灌城而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  
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內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  
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明  
徹悉其爲變殺之城東北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  
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至酹哭盡哀收其血懷之而  
去傳首建康懸之於市初明徹欲全之而其下將領  
多琳故吏爭來致請并相資給明徹由此忌之故及  
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爲之歔歔流泣  
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  
斛律光爲左丞相光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行兵用

匈奴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  
坐身不介冑嘗爲士卒先有罪者唯大杖撻背未嘗  
妄殺衆皆爭爲之死

盧文偉爲嘗景行臺郎中後爲杜維周所虜維周敗  
復入葛榮敗歸家時韓樓據蘇城文偉率鄉閭屯守  
范陽與樓相抗共推文偉行范陽郡事防守二年與  
士卒同勞苦分散家財救貧乏莫不人人感悅爾朱  
榮遣將侯深討樓平之文偉以功封大夏縣男

後周李達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善撫  
綏有幹畧守戰之備無不精銳每厚撫境外人使爲



間課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戮者亦不以爲悔其得人心如此

梁椿爲大將軍性果毅善於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力

崔猷爲梁州都督閔帝卽位始利沙興等諸道阻兵爲逆信合開楚四州亦叛唯梁州境內人無二心

若干惠爲右衛將軍善於撫御將士莫不懷恩

王思政持節河南諸軍事守潁川城爲齊文襄所攻

陷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城無外援亦無叛者

齊王憲從武帝東伐爲前鋒憲善兵謀多筭畧尤長

於撫御達於任使摧鋒陷陣爲士卒先群下感悅咸爲之用

閻慶爲撫軍將軍善於撫綏士卒故盡得其死力

陳忻爲驃騎大將軍散財施惠得士衆心身死之日

將吏荷其恩德莫不感慟焉朝廷以忻雅得士心遷

令其子萬敵領其部曲

李遷哲爲驃騎大將軍兵士有疾親加醫藥軍中感

之人思効命

寇雋爲左將軍梁州刺史屬魏末多故州又僻遠梁

人知無外援遂遣大兵頓魏興志圖攻取雋撫勵將



士人思効命梁人知其得衆心弗之敢逼  
寇維與賀拔岳同鄉里募從入關以功封安鄉縣子  
及岳爲大行臺以維爲石都督侯莫陳悅旣害岳欲  
并其衆時初喪元帥維於諸將中最爲舊齒素爲衆  
信乃收集將士志在復讎旣至原州衆推維爲盟主  
宇文虬爲驃騎大將軍每經行陣必身先卒伍故上  
下同心戰無不克  
隋張須陁大業中爲齊郡丞勇決善戰又善於撫馭  
得士卒心論者號爲名將後爲河南道十二郡討捕  
使擊東郡賊程讓戰死其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月不

止

唐李勣爲司空勣每行軍用師人皆用命所向尅捷  
消乎死日聞者莫不悽慘

哥舒翰初爲河西節度王忠嗣衙將疎財重氣士多  
歸之

高僊芝爲副元帥拒祿山軍敗玄宗命監軍邊令誠  
齎勅誅之僊芝曰我退罪也死不敢辭然以我爲戕  
截兵糧及賜物等則誣我也謂令誠曰上是天下是  
地兵士皆在足下豈不知乎其召募兵排列在外素  
愛僊芝僊芝呼謂之曰我於京中召兒郎輩雖得少



許物裝束亦未能足方與君輩破賊然後取高官重賞不謂賊勢憑陵引軍至此亦欲固守潼關故也我若實有此君輩卽言實我若實無之君輩當言枉兵士齊呼曰枉其聲動地

裴冕爲劍南節度使冕遭流謗朝廷將遣使推按兵馬使崔寧部下截耳稱冤申使奏之

郭子儀性忠信事上誠蓋臨下寬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處必能得士衆心與李光弼齊名雖威畧不逮而寬厚得人過之

張獻甫爲金吾將軍時李懷光未平殄吐蕃又侵擾

西邊獻甫領禁軍出鎮咸陽凡累年軍人百姓悅之張仵建中初以澤潞將守洛州田悅攻之城守累月攻益急士死傷多而食少救兵未至仵知事不濟無以勸士乃悉召將卒命其女出拜之謂曰將士辛苦戰征惜家無尺寸物與公等爲賞獨有此女幸未嫁人願出賣之爲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大哭曰今日爲將軍出死命戰且守日夜不解會馬璘以大原之師至與衆軍合擊悅於城下大敗之仵乘勢出戰士一當百圍解以功累遷泗州刺史

李晟爲神策行營節度使討朱泚宿兵東渭橋時轉



輸不至盛夏軍士或衣裘褐屣必同勞苦每以大義奮激士皆流涕感悅卒無離叛者

任廸簡初爲天德軍使李景畧判官及景畧卒衆以廸簡長者私議請爲帥監軍使聞之拘廸簡於別室軍衆連呼而至發戶篡取之及表聞德宗使察焉具以軍情奏因除豐州刺史天德軍使自殿中侍御史授兼御史大夫

劉滄爲隴右經畧使輕財愛士得人之死力

烏重喬爲河陽節度淮西吳元濟軍人李湍者過澗水來降其妻爲賊束縛於樹齧肉食至死叫其夫而

言曰善事烏僕射觀者義之重喬出自行間及爲長帥赤心奉上能與下同甘苦所至周密曲盡禮敬故當時名士咸願依焉長慶三年再鎮天平及病子將王贄饋以股肉歿後數日有軍士二十餘人皆割股肉以祭之古之良將無以加也

閻巨源爲邠寧節度使無他智能然以寬厚爲將卒所懷

殷侑爲滄景節度觀察使與士卒之下者同甘苦故滄人大悅上請立碑

田布魏博節度使弘正之子爲軍將討淮西弘正愛



之慮有罪不能行法俾以他使代焉其士卒皆愛布乞留監軍使以聞詔復從之

李光顏鎮邠寧吐蕃入寇光顏發邠師師人皆曰人給五千而不識戰鬪彼何人也嘗額衣資不得而前蹈白刃此何人也憤聲洶洶不可止光顏素得士心爲陳大義言發涕下衆皆感之久而發焉

韓克弘之弟少居東郡以舅劉玄佐得爲河陽昭義牙門將及弘節度宣武召歸主親兵軍中奏官累至御史大夫弘虐用其衆人人皆不自保克獨謙下執禮未嘗稍怠由是頗得衆意然以親逼權重嘗不自

安元和六年因獵近郊單騎走至雒下時朝廷方姑息弘亦憐克無異志擢拜右金吾將軍長慶元年爲滑州節度是歲汴州節度使李愿爲帳下所逐賊黨領兵立都將李宥爲留後朝廷以克久在汴州衆心悅附命克爲宣武軍節度使兼統義成軍徃征之會李宥疽發腦屬兵於牙門將李質以計誅首亂者送宥歸京師克遂不戰而入時陳許李光顏亦奉詔討僂姚文壽亦欲招許下之師先入不以變告克時克在中牟聞之卽時率衆直入汴人素懷克來皆踴躍



相賀無復疑貳詔遂加司空克宣武軍節度使  
高瑀爲陳許節度使性寬和有體量爲官雖無赫赫  
之善所至皆理尤能得士心論者以是推之

張璠爲易定節度使易定兩州土地最狹璠在鎮甚  
得士卒心兵乘整齊嘗爲幽鎮所忌

梁時溥徐州人初爲州之驍將唐中和初秦宗權據  
蔡州侵寇鄰藩節度使支詳命溥率師以討之徐軍  
屢捷軍情歸溥詳以旄節授之

牛存節唐天復元年授潞州馬步都指揮使發令嚴  
整士庶安之及追赴行在士卒泣送者不絕於道

王重師知平盧軍留後加節較司徒其後北伐幽魯  
鎮定屢與晉軍接戰頗得士心故多勝捷

郭言廣明中從太祖赴汴初爲騎軍繼有戰功後擢  
爲裨校言性剛直有權畧勤于戎事或以家財分給  
將士之貧者由是頗得士心

楊師厚爲魏博節度使性寬簡無威儀善撫士衆初  
爲太祖部曲頗得士心累爲刺史遷襄陵滑等州節  
度使有戰功



